



□宫佳

杯盏茶心

壶水是宁静的,它包容着壶水里的小江湖,不偏不倚。花苞在水的浸润下,舒展了美颜,花萼也放松了警惕,扑棱开了尖尖的小翅膀,它们手拉手,心连心地托起花苞的盛世红颜。

玫瑰花还在悄悄地长大,一点点丰满着,它们不再青涩,水的滋养让它们焕发了青春的活力。六朵玫瑰花,六朵茶心,共赴一场茶水之约。喝饱了水,腰身成熟,溢出的是淡黄色的玫瑰花茶。清澈的壶水不再是清汤寡面,有了妆容,有了眉眼,有了味道。那味道藏不住,从壶盖的缝隙里飘飘啊,拢着独特的色彩,媚了我的鼻眼。

几杯下去,脸上就红润润的。玫瑰花可以养颜,那是由内而外的熨帖。

后来,我喝过很多茶,叫的上名的,叫不上名的,品种繁多,茉莉花茶渐渐淡出我的生活。

一日,我手捧一束鲜花去净姐的茶室。掀开叮当响的帘门,扑入眼帘的是“禅茶一味”四个大字。这雅致的墨宝装裱在一片淡褐色的苇席背景墙上,顿觉别具一格。

茶具在茶室正中一张低矮的桌子上,桌

子的一侧,放着一只精巧的小筐,小筐的外围用细细的麻绳包裹着,一圈又一圈,挨挨挤挤的,中间缝了一块米色的长方形小布头,内里嵌着一串深褐色的英文,最显眼的是小筐里插着几根芦花。芦花白白的,毛茸茸的,芦秆簇拥在一起,芦花又各自招展着,那份柔美在雅致中平添了几分野趣。

我再一抬头,墙上的柜门上,挂着一只小竹编,里面赫然端坐着一个大红薯,红薯已经发芽了,几根紫色的茎上顶着叶片,一刚刚冒出的尖尖芽上,挂着一个香囊,香囊的紫色流苏迎风摇摆着。

我的目光四处游览之际,净姐已沏好了福鼎白茶。

茶在唇齿间流转,香在心底氤氲。

据说,明末清初,周亮工莅临太姥山,为福鼎大白茶母茶题诗:“太姥山高绿雪芽,洞天新泛海天槎。茗禅过岭全平等,义酒还教伴义茶。”

品茶之兴头处,茶味入心,欢声笑语惊醒了门口的一丛竹,阳光跳跃在竹叶上,竹叶婆娑起舞。竹不必成林,一丛翠竹,就足够令茶室生辉。芦花满天飞过浩荡,反不及一小束规矩地插在茶具一旁,与茶水相依

相伴,方寸之地,就撑开了原野的辽阔。茶醇,人好,雅俗共赏,一切刚刚好,就是我心目中的茶道。

又一日,恰逢周五,我要去瓦房店读书沙龙。事先联系了侯德云老师。正准备启程,收到侯老师的短信,他说,让我准备一个大袋子装书。我哑然失笑,痛下狠心,惴惴地准备了三个袋子。

进了读书沙龙,侯老师忙着沏茶,我忙着围着满室的书架转圈。厚厚的书,一摞又一摞,放下这本,又拿起那本,哪一本都喜欢,哪一本都不舍得放下,好在侯老师慷慨,我也毫不客气,把三个袋子塞满了,达到袋子的拉链紧贴着小书山快撑破了的地步,才罢了手。

坐下品茶,听侯老师谈文学的创作,一抬头,看到侯老师身后的一尊茶圣陆羽的塑像。细细地品茶水里所蕴含的自然风光,山川大河与茶叶的完美结合,再回味创作中删繁就简,回归自然,回归生活的真味。心想,在书香里品茶,方得茶趣,我对茶道的理解又深了一层!

直到现在,我的床头柜台灯下,依然放着一本《辽南文艺》。它总在让我触手可及的位置,跃然纸上的不仅仅是鲜活的文章,它更是一份浓浓的辽南情怀。我把它誉为“茶水浸润过的文字”。

有人说,人生如茶,人一走,茶就凉,是自然规律;人没走,茶就凉,是世态炎凉。一杯茶,佛门看到的是禅,道家看到的是气,儒家看到的是礼,商家看到的是利。茶说,我就是一杯水,给你的只是你的想象,你想什么,什么就是你。心即茶,茶即心。

我深以为然!



□姜永波

祖国呀,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郁郁葱葱中的一片树叶,为你的枝繁叶茂增添一抹新绿。

此刻,花木葱茏,天蓝水清,金秋的硕果挂满枝头,田野里一片丰收的景象。灿烂的阳光,照耀在中国大地上。

祖国,工厂里机器轰鸣,是工人唱给你的赞歌。田野里风吹麦浪,是农民为你描绘的画卷。

□沈伯锋

70年光辉岁月,为祖国欢呼
70年沧桑巨变,为中华呐喊

我们心里闪耀着红色旗帜
那是五星红旗下最坚定的信仰
我们心里流淌着深情赞歌
那是对祖国母亲最诚挚的祝福

祖国你好
母亲平安

□穆明祥

兴隆山采风六首

兴隆采风

参与采风会,兴隆一赏游。
诗歌成伴侣,今古结朋俦。
创作寻生活,研究探秘洲。
先河携手度,气象世当讴。

兴隆秀色

兴隆山色秀,相约再登游。
太白清泉冽,天骕殿宇遒。
东西成对峙,南北自开流。
绝顶一环翠,翠烟生岭头。

秀比峨眉

我有兴隆在,峨眉无意游。
灵芬漫幽境,仙境薄云头。
胜地清凉界,名山极乐洲。
同仁喜相聚,忘却世间愁。

人间仙境

陇右名山著,兴隆诗画讴。
仙风拂道观,深洞漾清流。
石径通幽处,情怀入化洲。
人间仙境有,何必上天求?!

题瀛泪石

王母西游地,兴隆景色妍。
司山派侍女,因爱结尘缘。
律随仙姝受,情深石泪涟。
神话传千古,感动到今天。

返程偶得

兴隆绕后山,车向马坡盘。
千亩有花海,几人无有缘?
路边摊贩众,筐内果蔬鲜。
硕大一棵菜,才收一块钱。

□周家海

炊烟

当母亲的思念和牵挂
不声不响地作别了村庄
一缕缕青云直冲霄汉
风用手掌,轻抚着
人世间最质朴的向往
一蹦一跳
把心情雀跃成小鸟的模样
轻轻悄悄
把希冀一笔一划书写在云身上
金灿灿的阳光也来凑趣
在现实或梦境
为欢腾的意象化上浓妆
云霞里
有游子的乡愁不请自来
绮丽了春天的漂泊故事
游子与母亲互相在深情地眺望
逝去的日子在身后堆砌着
越堆越高的除了绚丽与缤纷
还有孤独和落寞
那串最熟悉的咳嗽
总是会出其不意地
把自己变成幸福的导航……

□张晓峰

站在秋天的门坎

不知不觉间,时光又走到了秋天的门坎。

北方季节间的交替,夏天与秋天的界限是最模糊不清的。天仍是热,“秋老虎”也是老虎,午间的时候,太阳照样刺眼,街上人很少。树叶依然苍翠,似乎比盛夏时更绿,更水灵。硕大的梧桐叶蒲扇一样,遮住了倾泄下来的阳光,引来了一群纳凉的老人。果实再也藏不住了,从密不透风的树叶间探出头来,像一群娃娃的脑袋,有一种青涩的美和青嫩的香蓬。庄稼和草们都开始孕育籽实,像孕妇一样自豪而又娇羞。荷花有结莲蓬的,有正盛开的,还有菡萏未开的;有红色的,有白色的,有黄色的,全都努力绽放着,让一池的秋水活了起来。

毕竟是秋天了,细心的人还是觉察到了些微的变化。即便是响晴天,天上也总有几朵云飘着。虽然挡不住阳光,看上去也是种心理安慰。晨练的人,最先感觉到凉意。风吹在脸上,胳膊上,像溪水流过一样惬意。晚归的人不像以前那样急匆匆往家赶了。月光如银,清风似水,花香若酥,多美的境界!街上,三五成群坐着些老人,在昏黄的路灯下说

着依稀的往事,感叹着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年轻的母亲,扯着蹒跚学步的孩童也从家里走出来了。在空调屋等待了一天的孩童,欢欣得像刚学飞的雏鸟,唧唧呀呀,用他们独特的语言表达着内心的欣喜。

天气越来越反常了,夏天的时候雨水不多,初秋的时候反而多起来了。但没有大雨,没有电闪雷鸣,也不拖拉,傍晚时分就停了。倘若在乡下,在雨后,村头的水塘里就热闹了。蛙声如鼓,一点不错,急促、热烈、高亢,搅得树林里的鸟们都飞出来了,惊惶不定地在枝头张望着,像是有种不祥的预感。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不久就适应了,也加入了蛙们的合唱。在这合唱中,有时也能听到一两声胆怯的蝉鸣。蝉鸣里有些不甘,更多的是无奈,没办法,他们已经不是主角。再过几天,蛙声也会减弱的,田野里,蟋蟀和黄蛉渐渐多了起来,那种清越的调子是和秋夜最相称的。他们才是秋声里的主角,秋天田野里的主人。

站在秋天的门坎,我多想让时间停下来,在这不热不冷、有声有色、多情多义的初秋里多逗留一些时日。

□高中梅

名人与书店

书店是爱书人的精神庇护所,也是传奇发生的地方。在很多城市,书店曾经是地标性建筑,进书店也是读书人的一种享受,不少人甚至还因而改变了命运。闲暇时,看名人与书店的故事,在为人增添情趣的同时,更让人思考现在书店命运。

鲁迅先生与内山书店的关系,最为后人津津乐道。1927年鲁迅来到书店,见到内山完造,两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在内山书店中,书籍都敞开展列,读者可以随手翻阅,颇受中国读者欢迎。内山完造曾四次掩护鲁迅避难,也帮助过郭沫若、陶行知等左翼文化人士避居于书店。从1932年起,内山书店成为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鲁迅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的许多书,都是由内山书店代销的。1936年鲁迅去世后,内山完造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奖”,并被聘为《鲁迅全集》编辑顾问。书店里中文图书几乎占了一半,其中有许多鲁迅的著作。鲁迅和内山完造参与缔造的中日友谊,在这里得到继承和体现。

钱穆先生一生都与商务书店有着密切的交往。1912年,中学刚刚毕业的钱穆,以《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投稿商务书店主办的《东方杂志》,参加征文比赛。获得三等奖。1918年,钱穆《论语解》在商务书店出版。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毛头小子,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学界无名小辈,能够在当时已经雄踞中国出版业龙头的商务书店出版专著,在今天看来是难以想像的事。这是当时商务书店主事者张元济,不拘一格提携人才出版理想的具体体现,《论语解》是钱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它开启了钱穆60余年的著述生涯。

林语堂先生与开明书店有着良好的关

系。1929年,开明书店邀请林语堂编写一套《开明英文读本》。书店同意让他以10%的版税,获取酬劳。林语堂十分用心,重视文法之余,为增加趣味性,特地请画家丰子恺配插图。《开明英文读本》一经推出,大受欢迎,随即成为全国最畅销的英语教材。林语堂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后来,林语堂与开明书店联手,告倒抄袭者世界书局,《开明英文读本》销售量更大。陆续发行20多年,林语堂拿到的版税不下307万元,堪称天文数字。

季羨林先生是中国书店的常客。书店员工每次去拜访他时,他都十分高兴,侃侃而谈,从解放前的古旧书业,谈到中国书店和旧书业的现状及发展。耄耋之年的季羨林,还对当年骑车给他送书的中国书店老员工念念不忘,还会讲起他年轻时去中国书店买书的旧事和遇到的故人,感慨一番。2001年,中国书店成立国内第一家文化遗产书店,季羨林欣然题匾,并亲赴书店开业仪式,在与众多学者的座谈中,季羨林感叹,“中国的古籍保护一部分要靠各大图书馆,一部分则要靠书店。”季羨林96岁高龄之际,中国书店出版了《季羨林说自己——镜头人生》,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述了他的一生。季羨林感慨万分,将此书作为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被传为古旧书业与国学泰斗间惺惺相惜的一段佳话。

这样看来,好的书店恰如坚实的堡垒,抵御着来自花花世界的侵蚀,成为人们心灵的港湾。不过,现在各地的实体书店受网络冲击,相继倒闭,引来众人关注。我想,人们忧虑的不是书店的减少,而是阅读人群的减少,现在的书店恐怕真的要成为历史的绝唱,到那时,读书人到哪里去寻找心灵的港湾呢?



晨 笛

总第一七八八期

小巷深深 罗树妹 摄

□钟鄂鸣

听雨

南方雨水充足,不仅体现在江海湖泊的众多,也体现在南方梅雨季节雨水泛滥。初到南方,美女没欣赏到,往往是雨水先期而至,然后才是落汤鸡的美女大呼小叫从身旁冲过。当你还没看清那欣长的背影,人家却早已对你回眸一笑。不知什么时候刚才还是落魄的美女,几秒钟内,长发飘了起来,嘴唇红嘟嘟的,那匆匆的一笑,就像雨后的彩虹,让你措手不及,惊诧不已。

江南美女多柔小,不如东北美女的高挑豪爽,却自有她的娇柔,细腻,温情。那款款的话语,那欲语还休的眼神,就如这江南梅雨,淅淅沥沥,渐渐温润着你,让你高昂的头脑,瞬间低沉在那细雨柔情中。

南方的天气如女人的脸,刚刚还是万里无云,阳光高照,马上就会来上一阵暴雨。

南方房价奇高,寸土寸金。别说中心城区,就是城中村那些房子每平方也高达好几千上万。最近有个城中村改造,城中村的村民据说一夜之间家家成了千万富翁。这在南方不是奇迹,而是躲都躲不过的事实。

我租住南方前沿的一个城中村里,这里楼房不高,最多十层八层,但楼挨楼,楼挤楼,街道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一

